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奧德賽

(四)

荷馬著
傅東華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奧 德 賽

(四)

荷 馬 著

傅 東 華 譯

漢 譯 世 界 名 著

奧德賽

卷十二

犯日神舟人盡畢命
抱殘木國主獨全生

「迨我們駛出了清河蕩漾，

便又入溟海蒼茫，

無何那伊耶島已經在望，

這乃是曙光女兒奧洛刺跳舞之場，

朝陽每日從茲上。

我們將船兒泊在岸旁，

捨舟登陸暫休養，

等待着天明亮。

奧德賽 四

「不一會便見微紅朝日起，

我乃命從人到塞栖家裏，

去搬取愛披納的遺體。

然後就海濱突出之地，

伐木爲棺，將他埋瘞，

不由得心中慘惻都垂涕。

迨把他遺骸和甲冑並封窆，

乃堆起一座圓丘，豎起一方石碣，

一

又把他生時用槩在丘顛植。

『我們正如是部署紛紜，

那塞栖已經得信，

便忽忽穿着得衣裝齊整，

率領着侍女從人，

攜帶着酒漿食品，

特地來款接歡迎。

既在我輩羣中站定身，

那美貌女神便將言進：

『你們這些可憐人，

活活的身入幽冥！

凡百生人只一死，

你們卻兩度命歸陰！

如今且來食，且來飲，

且盡一日歡娛在海濱，

到明朝又須飄泊到蒼溟。

我也要爲你們指點途程，

爲你們逐一明言不稍隱，

免你們他日弄錯了行徑，

又須冤枉受災禍。」

『那女神如是言，

我們心下俱欣然，

便圍坐着享受酒宴，

直至西方斜日斂，

於是從人們俱眠臥在纜索之間。

那女神獨把我手兒牽，

引我離開了大衆船員，

囑我和她相對坐，

命我把生平經歷一一爲她言。

我於是把前情從頭訴一遍，

那女神聽罷又開言：

「如今這一切艱危俱成陳跡矣，

我有一言君且記，

料當必要時，天上神自然提醒你。

你此去將與賽梭相值，

那妖魔善使過路人昏惑沉迷。

航海人倘無戒備，

一經那妖魔的聲音吹入耳，

便從此見不得妻兒。

原來那賽梭坐在牧地，

四周是枯骨成堆，

並有一堆堆臭爛碎人皮；

她們於此唱歌兒，

把個個的靈魂鈎繫。

你卻但前行，無庸畏意，

只須把搓軟的蠟丸塞緊你從人的耳，

庶免得聽歌聲心下昏迷。

你自己若還願聽時，

須先命從人將你手足細縛在船桅，
把繩兒一匝匝的牢牢綁起，
這纔可放心兒聽曲，無須顧忌。
只若你命從人將你放弛，
他們須將你更打上幾個結。」

「迨他們把船兒渡過這危險地，
此後行程我不欲詳告你；
我只述兩個道途。
你心中自拿主意。

一條是夾岸巉巖壁立，
那碧眼的安菲特賴提，
不住地掀翻巨浪相轟擊，

天神因把「流浪者」^①之名命此巖間石。
此途中異常險巖，
飛鳥經茲也心悸——
便是爲育夫採食的鴿兒也難獨異；
往往那鴿羣經此，
必有隻隕命難歸，
於是那天父又須補充一隻，
纔湊得數兒齊。
至若人間舟楫，
從未能避免艱危；
若不是巨濤中人船一齊沈，
多應被火燄般的狂風覆滅。

從來只有亞各船自伊梯斯開駛，

曾得安全經此地。

因落得聲名遠邇馳；

但若非那耶孫③上叨神庇，

蒙赫麗相幫渡過了艱危，

也險些兒遭覆滅。

『另一途有二峻嶺，

其一尖峰高聳入蒼冥，

上有雲頭深蔽終歲不清明；

無論是炎天秋令，

終沒一線陽光能射進。

是凡人世間人，

縱然具十雙手足，

也休想攀躋此嶺，

只因那嶺壁似經磨琢滑難登。

那嶺上中腰之地，

西向處下對幽冥④

有一洞窈黑陰深。

攸力栖茲啊，你此去舟船由此徑，

縱然教健兒放矢，

也射不到那幽靈境。

有西拉⑤在此洞棲身，

常作起呼聲堪怖驚；

那呼聲有如幼犬吠，

那形容煞是驚人，

縱然教神人來覷見，

也不由他不慌目驚心。

那怪物共有十二足，

盡都生在前身；

又挺着六條可怖的長頸，

六個怪樣的頭顱出項頂；

每頭中有牙齒三層，

森森然包藏着死信。

她腰以下不出洞門，

卻把六個頭顱都外挺，

窺伺着海內衆生靈，

如那鯊魚和海豚，

俱被她擒作食品。

凡是行舟經此境，

誰也不能誇說得安寧；

那怪一頭顱可攫一人，

便須六個人同時喪命。

「差低的是第二嶺，——

攸力栖茲啊，你他日身臨其境自能明，——

卻與前山並不遙，

只相距一箭遠近。

那嶺上有無花菓樹一根，

枝幹崔巍葉成蔭；

卡力布狄斯^①居此樹陰，

將海水時時吞吸盡。

她每日三吸三領，

真個是駭人形景！

我願你船行經此境，

不遇着傾水時辰，

因若你不幸遭逢水下傾，

便教涅普條因也救不得你的命。

彼時全靠你心中機警，

急速把船兒划向西拉之嶺，

沿海濱急進勿稍停；

因若不免全舟俱沒沉，

總不如犧牲了六人性命。

『她說罷，我又追問：

「只是女神啊，還望你確實言明，

我若還逃得脫卡力布狄斯的凶狠，

是否也能憑武力去和那西拉爭命？」

『我說罷，那女神便將話應：

「你這人愚勇堪欽！

仍不忘戰爭鬪狠！

你豈對神明也不肯輸心？

你須知此怪非是世間人，

乃是天上神明主災害，——

她倔強凶狠，非是力所能勝。

你休得要專恃勇奮；

唯有奔逃方保身。

因若你執起刀兵，

在巖下逗留不進，

我怕那怪物二次把頭伸，

便不免再有六人枉送命。

所以你須得奮迅前行，

一面則呼告克累堆斯②求救命，

她便會制止妖魔不再逞，

原來她便是西拉之母，

留着這人間大禍根。」

「你由此，便達脫力內西亞之境，

其間有日帝的牛羊成大羣，

計有牛羊各七隊，

每隊中五十數均勻。

這牛羊也不老死，也不育生。

牧者是兩個嬌容的女神，

一個是茹厄多薩③，

一個蘭披西亞④是芳名，

盡是日帝妻泥伊刺⑤之所生。

此二女養育成人，

她母便遣來斯境，

爲乃父看牧羊羣。

你將來船由此地經，

若只顧自向前程，
不把那牛羊傷損，
那你縱嘗些艱辛，
終得到自家鄉井。
只若你有了些須傷損，
包管你船舶人員俱喪盡；
縱使你單獨得逃身，
卻保不得你從人性命，
且必耽時日，受災禍，
方得見你的鄉井。」

「說至此，黃澄澄東方已透明，
那女神便返向島中行；

我也便自歸舟艇，
命船員登舟解纜備開行。
船員們聞命急急把舟登，
各在船舷坐齊整，
便鼓棹衝波而進。
此時那神女塞栖，
贈我們清風一陣，
將我們的帆兒鼓緊。
迨我們把各般繩索結束俱調停，
乃各在船中坐定，
任風吹舵指緩緩前行。
「我彼時心內痛傷，

便對衆人員言講：

「我方纔聽塞栖把神識細說端詳，

若只讓一二人知，理須不當；

我所以對你等大家言講，

庶我們或同逃命，或俱遭殃，

都有個準備提防。

她第一項，戒我們切莫聽塞栖歌唱，

也莫近那繁花的牧場。

只許我獨把那歌聲賞，

卻須你們先將我縛在桅檣，

用繩索將我牢牢綁。

我若還要求你們解放，

你便須添些繩兒更牢綁。」

「方我這般剗切告同人，

船受順風吹送前行迅，

不一會，已與賽梭之島近。

彼時驀地裏風息波平，

四下悄然都肅靜；

船夥們於是起身，

收帆藏度舟中進，

將櫓楫排水而行。

我則抽出利刃，

將蠟一方切成粉，

用兩掌搓軟揉勻。

未幾那蠟因手心搓壓日光薰，

便漸漸柔軟微溫。

我於是逐一的把船員耳際塞緊，

他們則用長繩，

把我手和足在桅檣綁細；

然後各人都坐定，

仍鼓槳排波而進。

迨我們迅駛前行，

距那島約莫可傳聲遠近，

那賽梭卽已知信，

便揚起銳利聲音：

「攸力栖茲，你是亞該亞人的光寵，

奧德賽 四

世上人人所頌稱！

你且來前，將你的船兒泊近，

且來聽我輩的歌聲。

從來有船舶從此經行，

莫不願把我們的歡聲細聽，

庶去時更能聰慧更心欣。

若提起特羅亞人怎樣遭天命，

希臘人怎樣受艱辛，

我們一一都聞訊；

原來這大地茫茫縱無垠，

我們卻萬事俱知情。」

「那妖魔說罷，便放出甜蜜歌聲，

十一

惹得我心內巴巴思傾聽。
我蹙眉兒示意旨，

命我從人快鬆綑；

他們卻充耳如不聞，

依然彎着身兒鼓棹而前進。

隨見拍利米提斯與攸力洛克斯二人站起身，

添繩兒將我縛愈緊。

迨至駛過了那妖魔地境，

不復聞賽梭的歌唱聲音，

於是我那些忠實從人，

自取出耳中的蠟錠，

爲我鬆綁綑，還我自由身。

「未幾，我便見一縷煙塵，
又聽得波濤澎湃，巨響訇訇。

於是船衆倉皇俱大驚，

不覺得手中槳楫落入波中進；

那船兒於是遽停。

我因得遍船中走一巡，

用溫語鼓舞人人：

「『朋友們，我們一路來備受艱辛，

這遭兒未必加甚；

大不了，也不過如賽克洛普斯島上受困情形，

卻也曾憑我的智能，逞我的勇猛，

終於無恙得全生，

他日回思堪自矜。

今你們只須聽我命令；

休違拘，俱遵行。

你們須各自依然坐定，

仍鼓棹努力將船進；

或許那天上育夫神，

肯保全我們的性命，

使我們無恙向前程。

還有，掌舵人，你聽！

這船的方向由你定；

你須避開那巨浪與煙塵，

將船靠近那邊的峻嶺，

不然時，你將不覺仗船離正徑，

俾我們都陷入危境。」

「我說罷，大衆便遵行。

我卻未提起西拉之名，

爲怕船衆聞言要駭驚。

便不免藏匿艙中不敢將船進。

塞栖本囑我休要備刀兵，

這話我亦不聽；

卻將我明晃晃甲冑披身，

手提着長矛兩柄，

然後登陟前艙頂，

冀先見那西拉居高嶺，

免得不提防加害我舟人。

只雖我極目力向那模糊嶺上細搜尋，
卻見不着那怪一絲兒踪影。

『於是我們心慘慘將船駛進峽；

這邊高嶺上有那吃人的西拉，

那邊則有那神怪的卡立布狄斯，

將鹽味的海水壓根兒呷，

那情形煞是可怕。

當他噴下時，可譬水壺兒在烈火上搭，

但見的水花四發，

向那兩巖顛上洒。

迨至他將海水重新呷，

便又似一切都在漩渦周匝；

四周遭岩壁聲震響紛譁，

一霎時便現出海底泥沙。

我們彼時人人心懼怕，

眼巴巴盼望着她，

彷彿性命在懸絲掛。

『唯時那西拉已抓去同舟六個人，

可憐盡都是智力超羣！

我彼時方回首向舟人省問，

倏見那六人已手足凌空懸掛在蒼冥；

只聽得半空中大聲兒叫我名，

那就是他們叫我的最後一聲。

這可譬漁人坐在懸崖頂，
執釣竿海裏垂綸，
那絲綸打從牛角兒經，
上有餌將小魚誘引，
迨引得魚兒將餌吞，
便將牠一舉上岩頂：
彼時那六人被怪物條的揪擒，
也彷彿這般形景。
那怪物將六人吞噬在洞門，
但見得他們伸手兒向我慘叫一聲聲。
我生平從未見這般慘景，
無論我多年辛苦久飄零。

「迨我們駛過那二怪管領的山巖，
不久便到日神的島邊，
有肥腴牛羊成隊嚼食在其間。
我們船猶未傍岸，
已聽得牛羊嗚咩交喧；
我因把泰里細阿斯和塞栖的預言紀念，
他們曾戒我休把這日神之島踐。
我於是心惻惻告我衆人員：
『凡我患難中的侶伴，
你們都聽我言！
我要把泰里細阿斯和塞栖的警告都爲你們
傳：